

七等生

放生鼠



□ 七 等 生 著

放生鼠

• 小草叢刊之15 •

鼠 生 放

小 草 叢 刊 15

著 者	七 等	生
發 行 者	許 敏	修
出 版 者	遠 行 出 版 社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號	
	郵 撥：1 0 6 0 3 1	
總 經 銷	遠 景 出 版 社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香 港 半 島 書 樓		
總 代 理	香 港 九 龍 長 樂 街 一 號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 - 9 號	
特 價	新 台 幣 40 元 • 港 幣 7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6 年 3 月	

門市部：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中國書城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 著 作 權 • 翻 印 必 究

序

翻開我寫作的年表，「放生鼠」和「精神病患」這兩個中篇是屬於早期的作品，而且相連續地發表於「文學季刊」第一期和第二期。最近我在幾個場合裡遇到寫作的的朋友都曾不約而同地向我問及我和文季的關係；事隔十年，在我未說明之前，他們都以爲我和文季的友人在文學主張上有著分歧的爭吵。這是指後來明顯的我不在文季發表作品而言。這使我不盡憶起和他們初次邂逅時的興奮，但後來却有許多的謠傳頗令我莫名其妙。那時是民國五十五年初，我二十七歲，我因厭煩在小學當教師，辭職後暫居木柵二姐的家裡，結婚已有半年，突然對寫作寄以很大的熱情。因爲更早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許多短篇作品而引起在政大執教的尉天聰的注意，便連絡陳永善和施叔青約我在鐵路餐廳吃飯討論創辦文季。後來又認識了頗多的人，

以及受到幾位文壇先輩的指教，自覺受益非淺，對於寫作的信心遂大增。當文季第二期發表「精神病患」後，他們認為我已完全走對了途徑，對我讚譽和鼓勵。其實不然，事實上我還在摸索，我的心靈產生很大的徬徨，對於掛在他們口中宣揚的所謂使命頗表疑問，在我未充實知識檢視自我的秉性之前，我不能冒然依從某種文學的主張。我從實際生活和閱讀中獲得一些很怪異的啓示，因此我開始採用追隨我的心思的起伏的一種自動即興式的寫作，把現實的善惡的區別觀念完全摒棄，讓良知和自由的靈魂人物展現出來，我認為這種人物是每一個人最原初的形體，但却被壓抑於現實生活的意識底層，這種原我像囚犯一樣地被拘禁被束縛，他們的唯一願望是爭取活躍的時空。而人類在各種禁忌和偽善之下委屈的生活正是這些肉眼非見的痛苦幽靈的象徵，我們的知覺和夢不能否定他們的存在。這是我的純正思想的開始，文季第三期我發表了「我愛黑眼珠」和「私奔」便引起他們的猜疑和失望了。

正巧不久文季安排去訪問兩位美國知識青年，他們並不簡單，一位是現在重回臺北教授靜坐的白中道，另一位是地理雜誌的採訪員。這篇訪問稿後來亦發表在文季上，極明顯的它有攻擊的企圖，指出美國的知識份子為何要吸毒逃避現實，和掀起反戰的民謠運動。我除了在那個寬敞的客廳聽了頗多有系統的民謠音樂的介紹外

，其餘的均不甚感到對勁，我看出他們熱衷於那些心懷不善的論題，我的感覺十分不安，他們的作爲與我的志趣難以投合，我的老友雷驤事後批評我沒有放開心靈，只居禁在自我的小範圍裡之故，我說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完全相信我的知覺，而我的老友只知那種好玩的樂趣。

其時在文藝圈中最時髦的兩組字詞是「理性」與「感性」和「主觀」與「客觀」，我覺得有些人無知於將這種哲學中的語詞拿來判定文學作品的「好壞」和「價值」。因此在他們的談話中就有所謂「理性的作家」和「感性的作家」之別，也區分那些作品是「主觀性的」或「客觀性的」。真叫人厭煩。說這種話的人就有一種擺出文壇霸主執文學的牛耳的神氣姿態。這些在我心中的反感，因正面對著此種潮流，一方面是我拙於說話，一方面是恐傷和氣，我只做沉默的離開的打算，我私下向雷驤表示不再在文季發表作品。而事實上我還是和他們維持朋友關係，我在咖啡店工作時，他們亦來看我。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能明瞭我爲何不再支持文季的理由，我似乎變成一箇使人難以瞭解和接近的怪物，但我們翻閱所有文季的本子，後期的那能與一到五期之間的平穩和實在相比呢？而我們之間都沒有爲那些事爭吵，沒有任何一句惡言。

還有許多次電影的討論和大學生的座談都歷歷在目。我想已沒有煩撰的必要。我個人與文藝界的分野事實上在近年來更爲明顯。我必須做到絕對的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否則毫無寫作的意義。我從不反對別人善意的作爲和寫作者的文學主張，但起碼他們也應對我尊重。我的個人生活便成爲許多人謠言的主題，誹謗和莫須有的傳言到處都是，我只能保持沉默和採取退避的姿態。但我知道該做些什麼，寫些什麼作品；因爲時間能證明我的作爲是完全居於良知，作品忠於我的性靈。

去年有見識和客觀的遠行出版社連續出版我的作品，從讀者中證明已能獲得出版社預期的效果，文評家亦能以較公正的角度來做批評，所以他們不惜出資從大林出版社購回這兩個早期的中篇小說重行出版，以使我的作品將來能够有系統的集中在一起，這種對我的厚愛令一直處在困頓中生活的我不勝喜悅和感激。我借此機會披露一些我與文季之間的往事，目的在釋清至今猶傳的誤傷友誼的流言，以便讓關心的讀者能够瞭解我當初的思想，和最好遠離或明辨文藝園中擾人煩思的是非。

七等生于通霄

一九七七、一、十二

精神病患

第一捲

• 患病精神 •

聖母院門診內科醫師簽字准許我住院後，我還心有餘悸。我在那位看起來頗有涵養且帶着幽默的義大利籍內科醫師面前，極力用誇張的事實形容我在平時是怎樣地感到氣喘不適，晚上睡不成眠；事實上，我自己清楚心臟並沒有有什麼堪慮的異狀，要是真有，那只不過是一般人在波動和緊張的生活競爭中，或是經過了極度的被惡意的干擾後所顯示的心臟亢進。但因為我的身體其他部分都十分正常——雖然在鏡前我自己感到瘦弱，便向醫師形容心臟一定出了毛病，否則不會使我感到那麼不快樂。他細心地診查了我一番，望望我的臉上表情，點點他那個碩大而有光澤的

頭顱，承認症狀與我所言無異。他依照我的請求准許住院，以待經過科學儀器的詳細檢查。整個診斷過程我都抱着很大的恐慌，這也許就是他認為我有心臟病嫌疑的原因。現在我真爲我有了心臟病的嫌疑高興，我甚至希望我有心臟病，那麼我可以不必再回到小鎮的學校去教書，我可以躺在病床上避去那些可怕的紛擾，我甚至有充分的時間研讀戲劇書籍，將來另謀職業。假如我真的有心臟病，這無疑使我獲得了一個幸運的安全庇護，從此我憑這個藉口不讓外界的一切刺傷我。

我提着皮箱跟隨着本地籍的年青女護士走過一座圓型噴水池，走向一幢新建的漂亮的病室大樓。我對我自己說，這裡的環境太優美清靜了。我心裡馬上升起決定在此長住的欣悅意願。我的確希望我的心臟病壞到一種可怕的程度。當我憶及我是由一個可鄙的環境逃避到此地時，對被疾病殺死自自然然產生一種自憐的溫慰而絲毫不覺它可怕。我還估量假如我能對某些學術注意和獲得它們，一定會有一個新的機會迎着我達成心中的理想，把一個牽縛的且充滿污跡的教職工作在求生中脫開。所以，一旦踏進保護我不受傷害的醫院，我的意志產生自信，我就不會因這還處在懷疑的心臟病死去。我尾隨她走上樓梯，舉目一望，整個樓房都是由一種磨平的石板砌成，充滿着新鮮清潔以及舒適幽靜的氣氛。我幾乎爲這個周遭的環境感染而不

• 患病精神 •

敢隨便舉步。可是走在前面越離越遠的女護士，自從辦公室領着我開始，她便自然而有力地交錯着那二隻露出白裙外結實的美麗小腿，輕鬆而迅捷地踩踏。上樓後，中央有一條走廊，兩邊都是分隔一間一間的潔白病室，女護士右彎轉進一間護士辦公室，她把手中的卡片交給一位坐在桌子後面的義大利籍修女。修女從她的身邊抬眼端詳着我。領我來的女護士轉身離去，也不對我說聲話，就算把我交給了那位修女。她站起來，我才驚異她有個高大豐滿類似丘時梅女教師的身材，整個身軀裹在一套素白的制服的束縛中。掩蓋她全部髮絲的頭巾下面是一張無比端莊的漂亮面孔，我對她的面孔凝望時，正迎着她那雙美麗晶亮的黑色眼睛，我意識到她不高興我對她注視時的表情。她熟嫻地移動椅子走出來，叫我跟着她走進走廊的5號病室。她開門，我便瞥視到靠近門的那張病床上，俯臥着一位坦露半個臀部的男人，一隻架設在床邊的紅外線射光筒正對着他脊尾的部分。修女熟嫻地整理窗邊的另一張床鋪，指定我躺在上面休息。她簡單地交待我幾句話後，轉身慰問那位瘦弱的病人，那位患有脊椎痠痺的男人微笑而感激地說好的很多，她才動手截掉電源，將射光筒推出病室，順手關上了門。

同室的這位病人，穿妥褲子翻身過來愉快地招呼我，他告訴我明天要啓程回花

市。他說他差不多隔一年到聖母院來做二十七天的物理治療。他說他在一所很小的中學（他說很小的學校時就像指着樂園）教歷史，他最喜歡「史記」這一本書，二十七天中他總會重讀了一遍「史記」。他的床頭桌上就擺着那本線裝書和一本筆記簿，以及一隻放在茶杯旁邊的派克鋼筆。當他講到要回家時，面孔上顯露出一番欣悅的表情。這所聖母醫院實在是一所解除病痛的好所在，他說。他談到裡面的醫生以及護士修女時顯出感恩的樣子。我深深感覺他那種樂觀的樣子會附在一位中年以上的男人實在十分的稚氣，尤其他開始預先收拾行李的動作，就彷彿一隻在病床周圍來回跳躍的輕浮猴子。

中午，女護士用錫盤送來兩份午飯。午飯是一小碟青菜，一隻煎蛋，一碗肉湯，還有一碗米飯。我與同室的這位愉快的病人，各自坐在床沿，依靠在一張桌子默默地吃着。他一直保持那份興奮，吃的很快，他吃完端着餐盤送到停放在護士站的窗前推車架上。我心裡私忖；他這樣的愉快真帶給我一個厭惡的感覺，我心裡非常卑視他，我真想當着他在高興時指責他的毛病。我不知他患的脊椎痲痺是什麼樣的狀況，我甚至真有點可惜沒有看見他發作的模樣，但我不難想像他一定是他那份輕躍和快樂的樣子成爲極端對比的模樣。這影響到我也必須規矩地把吃完的盤子送回

去。其實，並不需要如此，一會兒女護士便會推着車子到一間一間的病室去收盤子。我總以為以自己的勤勉強佔別人服務的美德，有使服務人員養成怠慢習慣的罪孽。他嚕囁地告訴我，他要到街上去，因為明天清早就要搭車回家，所以應該到街上向這裡的友人告辭，順便買一些禮物送給等候他回去的妻子和孩子們。他實在不必要再揭出他昨天已經寫信通知家人他的歸期這一件事讓我知道。他穿得很整齊要出門口時又轉身對我親切地招呼了一次，我只好躺在床上承受了他這種繁瑣的禮貌。他離去後，我從床上跳起來，把放在椅子上的皮箱打開，把裡面的幾本書拿出來放在床頭旁邊的櫃面上。我脫去了衣服，這時還是三月，天氣寒冷，我迅速翻開被窩鑽進裡面。我隨便抽出一本書躺着翻閱一番，這是我助眠的一種習慣。一會兒，我開始感到疲倦，眼皮沉重，手臂癱軟無力，我丟開了書，意識就漸漸迷糊了下來。

房間、走廊整個充盈着音樂聲響，我午睡醒來時驚嚇了一跳，然後靜神聆聽，漸漸被這往日在小鎮聽慣的音樂所陶醉。蘇醒時，積壓已久的窒悶馬上被它潛移斷代，意識追隨着奇妙的旋律，心中漸漸充滿悅樂，彷彿誕生於新的環境中。我去了廁所，回來再躺在床上繼續聽音樂。手錶上四點剛過不久。突然我聽到幾個人的腳

步，與一部小輪車的輪聲聯合從走廊一端推展而來，他們推進了病室，一會兒又由病室出來。我處在猜疑與等待之中，顯然這是午後的一次例行診視。約半小時，我的病室房門被拉開了，一簇人，連帶一部小推車擁進了病室。我被三個截然不同的面孔的迅速移近驚嚇起來；一位矮小精悍的義籍修士的有趣面孔對我親善地微笑一下，先前那位高大端莊的修女的嚴肅面孔依然疑問地審查着我，一位沾滿溫文的見習年青醫師的光潔面孔上帶着一付黑框的白鏡片近視眼鏡，他坐在床邊，我已經坐了起來，他一面按我的脈搏一面問着我的症狀。他非常注意聽我所說的話。他測量我的血壓和查聽心房的跳動，與門診部的醫生無異，一面轉頭對那位展露滑稽表情的修士說了一些簡短的醫學名詞。當我同樣地誇張我內心的不適症狀時，我頭頂一直感受到那位嚴肅的修女的冷酷凝視的威脅。我所表露的是極端矯揉造作的舉措以形容我夢中的異象。修士臉上粗濃的眉毛上下移動，兩顆靈捷的黑眼睛捉攬着我，嘴的裂洞一直延到腮骨的位置。他想了解我的身世，却從最具諛諧的問題問起。他帶着不成熟的本地語音，配合着諸謔地表情說；

「二十七歲還不結婚！唷，唷，你太懶惰了。」我根本毫無心思與他週旋。我抬起眼睛，發現那張冷峻的端正面孔的美好嘴唇剛顫動又縮收回去。她的眼神是引

起我喜歡去不停地凝注的因素。三人中的衣着顯露着他（她）們獨特的性格。由於修士的有趣形姿，即使他說了越份的話，也容易受到別人的諒解。修士又說，要先檢查我的糞便。修女走近來，粗野地（我這樣感覺）捉住我的左手臂，用注射筒抽去了我的一小部分的血液。我看到我的血液微略黑色，十分嚇意。我問見習醫師這個幹什麼用，修士搶着說這是爲了檢驗有否毒素。他說時眼睛又對我眨動一下，帶着諧謔的暗示，好像他在暗示着我是否可能由行爲的不檢而沾染了梅毒一類的病菌。

修女、修士和見習醫師再簇擁着走出門外，房門關閉，阻隔了我的視線後，我才舒喘了一口氣倒在床上歇息，我腦中想着：微微憂悶地關心我的病情起來。事實上，內心隱瞞着一個更重大的內情才使得我見了這一類人時感到膽怯不安，我真希望經由他們的證實確定我的病因後，移除這種內疚因素。可是，一會兒，我便藉着一種漠視一切的感情恢復了平靜，我總是憑藉這類的感情排除一切不能解決的內心的阻難，只需這個時刻我不在我認爲鄙陋的環境，或不遭受一些可惡的人的打擊，有沒有病都無甚緊要，至於將來，那是多麼遙遠而不可能先行預測的日子，只要能到達那時，便會有另一個脫逃或解決的辦法，現在懷着寒膽的心情思索將來，未免

過份愚傻和可憐。

一位本地的女護士闖進來，動作熟嫻迅速拉下我的褲子，露出涼涼一截的臀部，她就在那裏打了一針，並把一隻盛着小玻璃管和幾張灰色的紙杯子放在桌上，囑我明天早晨準備檢驗的糞便和尿。她的冷漠和呆板，好像不容我在她動手的一刻做些有趣的聯想。吃晚飯時，同室的病人充滿了悅樂地歸來了，帶回來無數的紙盒。他再對我說明天清早就走的原因是，能够在晌午前在羊鎮搭上汽車，黃昏的時候抵達花市與妻子們團聚。他的這番蓬勃朝氣，無論如何引不起我的同感，甚至反遭致我對他的輕視。可是我必須在表面上迎合他的那種親密的禮貌，這使我感到無上的厭煩，不然我可以想像當他的熱忱遭遇到我相反的反應時的那種不勝愕然的模樣。總之，他在此種年紀還帶着過份天真的態度，把內心中的喜悅輕率地揭露出來，在這個煩亂自私的世界也是一種少有的現象。我把他想做文化的低落以及未受惡風襲擊一直過着單純生活的緣故，像他這種看起來沒有什麼大才能的中年男人，有着一個教職工作和齊備的家居，當然不會有什麼不快樂，反而任何事都容易引起他的緊張、喜躍和滿足。

吃完晚飯我到浴室洗身體，洗衣婦一會兒來把換洗的衣服帶去。我準備到噴水

池的周圍去散步。這時我的心境十分痛快，落日已在西方的山巔漸漸消去它的威力，適足的寒意使裹在衣服裡的身體感覺溫暖。當我步出門外的臺階時，迎着幾個身肢殘斷的平庸面孔的男生的好奇和疑問的眼光，他們斜坐在噴水池沿邊朝着我注視。他們的樣子彷彿要在我健全的身肢外查出一個合乎我這種輕快模樣的病名，我在他們不肯鬆弛下來的無禮審視中稍稍覺得心神慌亂。我討厭這種窮追不捨的注視。我轉到屋側空曠無人的球場上散步，感覺到這種所在實是最令我喜愛的環境，很合乎我孤獨的癖性。我的視線越過圍牆，借着天空的薄光目睹山的曲折輪廓，近處一片學校的操場呈現一種悅人的綠色。在這種無人干擾我的地方，我遂有自由的思想，平靜和無慾終於降臨着我。後來我在散步時朝着樓房的牆壁窗戶觀看，爲着好玩尋找我的住處窗戶，但終因樓房的這一頭還有着其他不能計數的房間，我迷亂於不能確信我的病室屬於第幾個。頃刻由樓下的窗口，我看到許多在燈光下走動的婦女，無數肢體包紮成筒狀的病人躺在一間共同的寬大病室床上，從那些庸俗的面貌相信是屬於一般的勞工和農夫。這時，由於意外的窺見，剛剛在空際完全黑暗下來以前的平靜已經撤去了，一種由悲憫而來的感傷充塞在我意識之中。

我迴避了對外科病室的注視，回到樓上病房。我半躺在床上，開始讀書和抄些

札記。那一頭的先生早已躺在床上，一張一張地翻閱他手中的筆記。他能沉靜下來總是給我較佳的印象，想到他明早便要離去，反使我突然湧起些寂寞的感覺。他放下手臂，眼睛瞪着天花板沉思起來，燈光照耀着他興奮得不能睡去的紅紅面孔，我偷偷地瞥視他一眼，這時我才覺得他是個又可笑又可愛的男人。好在我所要看的是一本很有趣味的篇戲劇，我的精神馬上集中在戲劇情節上，才壓抑了心頭那一股要與他人親近的衝動，同時，我看書時的無可侵犯的冷漠也阻遏了對方感情的可能的進襲。

第二天清晨，我被吵鬧聲擾醒後，才真正地綻開笑容和他說告別。早餐盤上盛着半個鹹蛋，一小碟青菜和一碗稀飯，我獨個人坐在床邊，感到清靜和寂寥的氣氛籠罩着整個病室。飯後，第一次掃視着四壁時，爲它們高高的牆壁而沒有任何裝飾的單調所驚異。室內總共擁有的是兩張床、兩隻小廚櫃，一張餐桌和兩張椅子，天花板角落安裝一隻抬頭時感覺它是面具的小型擴音器，兩個向外展視街市和山脈的窗及一扇進出的門。我希望三面空漠的牆壁能加添圖片。當我睜開眼睛躺臥在床上時，我的感覺像置身於一間荒漠的囚室。我準備好少量檢驗用的糞便和尿以及讓護士進來注射。我又開始懼慮地等候着如昨天午後見習醫師、修女、修士的降臨。一